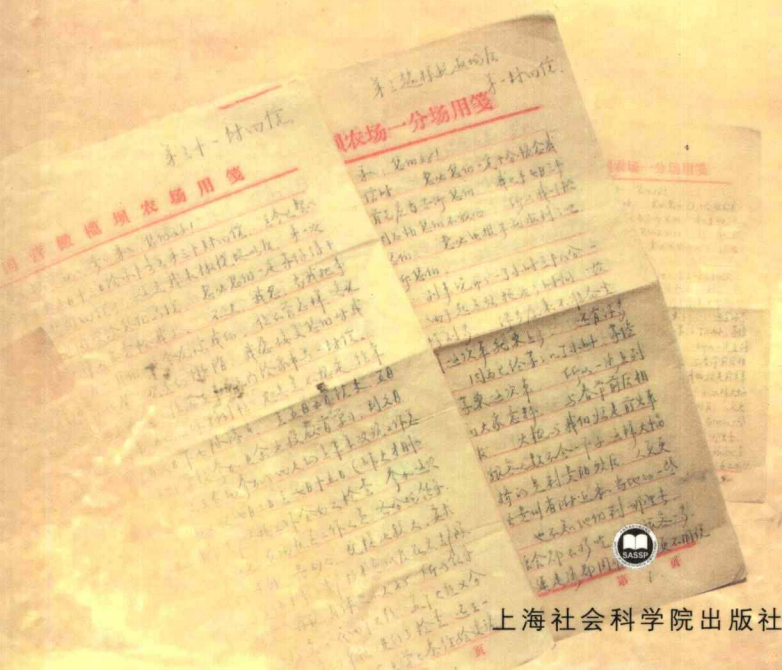


· 中国当代社会史料丛书 ·

一个上海知青的 223封家书

陆融·著 沈志明·注释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中国当代社会史料丛书 ·

一个上海知青的 223封家書

陆融·著 沈志明·注释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上海知青的 223 封家书 / 陆融著, 沈志明注.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

(中国当代社会史料丛书)

ISBN 978 - 7 - 80745 - 486 - 1

I. 一… II. ①陆…②沈… III.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书信集—上海市 IV. 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4259 号

一个上海知青的 223 封家书

作 者: 陆 融

注 释 者: 沈志明

责任编辑: 杨 国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31

插 页: 2

字 数: 50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45 - 486 - 1/D · 076

定价: 50.00 元

第三十一封回信

国营橄榄坝农场用笺

亲爱的爸、妈、姐、弟、弟媳：你们好！

记得还是上月十三日给家中写了第三十封回信。至今七整天一日之余未给你们回信。这是我到橄榄坝以后，第一次相隔那么长的时间没给你们写信。想必你们一定弄得猜十分焦急。也许又要责怪我了。不过，我想，当我把事情告诉你们以后，你们一定会原谅我的。任么苦怎样，现实上的原因总不能代替主观上的惭愧。我愿接受你们的对我的批评，今后一定改正。保证在来月之内给家中写一封信。

看来，今年以来我的工作特别忙。尤其是从规定经常不上公岗。从八月八日下午七时离开，至五月二日结束。五月三日去崇德州民族干部学校参加县业余函授教育学习。到八月五日结束。回来以后，又在农场参加了四大组上半年政治工作总结会议。这次，农场又从七月二日至七月十五日（昨天才刚结束），组织了上半年革命生产总结工作全面大检查。参加这次检查的有农场党委领导成员、农场机关工作人员、各分场领导、分场机关工作人员、生产队干部、共约八十人。规模比较大。要求到了分场参加五人：场长、宣传干事、生产技术员以及两名生产队干部。因为沈志远没有空，再说身体也不大好，所以领导决定下来叫我参加。这次检查分成四个大组，五个小组又分成若干小组，分别对全农场所有的单位进行了检查。还有一部分七队（农场、分场抓的典型）队队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



家信原件之二



家信原件之三

出版说明

本书收录的是当年一名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后,在1970年5月至1979年1月期间写给家人的223封书信。这也是他在这一期间写给家人的所有书信。如今,整整30年过去了,这批家书保存得如此完好、齐全,实属罕见。它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当年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生活、劳动、学习情况,十年知青岁月的心路历程,并以一个普通青年的视角,断断续续地触及了一些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话题。作者的经历在知青这一群体中是有较强代表性的,他的家书对于了解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了解和认识知青这一特殊的群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这些家书所含有的鲜活的史料价值,特将其编入我社“中国当代社会史料丛书”,以期对相关的学术研究有所助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家书写就的时间大多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其内容显然带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印痕。有些内容、尤其是对当时的时事政治、社会问题的认识、评价和有关表述,用现在的眼光看自然是过时了,甚至与当前的观点完全相悖。例如,在特定背景和时期里的书信中含有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态度,作者本人和其他人积极参加“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学习活动等内容。对于诸如此类的文字,我们在书稿的编辑中基本做了保留,只是对所涉及的个别人物及其言论做了必要的删节。做这样的处理,当然不是要宣扬这些东西,而是出于保持社会史料的完整性、真实性的初衷。相信读者会以历史的眼光来分析、看待有关内容,并对我们处理书稿的方法给予充分的理解。

序 言

金大陆

早就听说本所同事沈志明收到一套完整的“知青家书”，尽管我已从“老三届”研究进入到“文革”社会史的研究，仍然盼望它能早日问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出版“中国当代社会史料丛书”系列图书的眼光和担待，将其纳入计划后，便嘱我为之作序。

我以为，关于“知青人”和“知青运动”的研究，再也不能纠缠于“苦难说”的自说自话，“无悔说”的自娱自乐了。它有待于突破——向学术领域突破，向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方向突破——即它必须超越情感、意绪的发泄和倾吐，标树以史料开发为中心的研究进路，构建以问题解答为中心的研究框架，以至于形成诸如以非常时代与正常人性为参照；以人口迁徙与城乡互动为参照；以青年运动的方向和特征为参照；以“文革”政治路线和人心向背为参照等等的研究“范型”。所以，当下关于“知青人”和“知青运动”研究的重心，应该是俯下身子去开掘和寻觅——云南知青陆融的这部家书，正是这么一个原始的矿藏。它从1970年5月25日，即第一封家书起始，到1979年1月31日，即最后一封家书终止，历时8年半，共计累积了223封家书。

这部家书的宝贵之处，一是在于它的完整性。每封信均有编号，有查考记录，无一遗漏地保留了下来。这要感谢陆融的父母，正是他们对远在西南边陲“干革命”的孩子的一片挂念和挚爱，终于使这部家书成为了研究的资料（遗憾的是：陆融没有保留住父母的来信）。二是在于它的细节性。陆融确实勤快且笔触细致，通读这部家书，可见其中有工作和生活内容的展示，如插秧拍蚂蟥、开荒种胶树、过节分猪肉、半夜看电影等。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形势发展的进程，如从“一打三反”、“清队”到“讨论修改宪法”、“整党建党”；从“清查5.16兵团”、“批林批孔”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无一不与“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进程相吻合。有工资物价和规章制度的记录，如“第一个月发工资29.02元，扣除

一个上海知青的 223 封家书

生活费,余 15.02 元”;“这里的‘三七’好的一两要 13 元左右,一般要 9 元左右”;“种出来的黄豆、玉米按照 30% 上交,多余的属于连队”等,可为知青的经济状况研究提供依据。其他还有伤亡事故、大学招生、函授教育、恋爱、入党等多方面的故事和内容。因为毕竟是私人家书,自然还有一些属于私密空间的心迹坦露等。

固然,这是一部关于云南知青生活历史的全记录。就全国的知青运动来说,它只是一个区域,一个局部。但云南知青的情况不仅十分重要和典型,而且富有特点和个性。尤其在终止“上山下乡”运动方面,云南知青因地制宜,顺应大势,做出了特别的贡献。由此,我以为当下开展和推进知青运动研究,各路学人可利用各自“地缘—人缘”的关系,利用各自“经历—经验”的优势,进入某一区域知青史的研究,做深、做透、做大,不仅存在着可能性和可行性,甚至是相当正确的路径(从上海知青的角度来说,可进入的研究区域大致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江西、安徽、云南、贵州及上海郊县和投亲靠友等方向。据报告:各地县、市一级的档案馆存在着大量的知青运动档案,关键在于发现和利用)。这是因为区域知青史研究既是独特的,又是完整的,即对某一区域知青史的深入梳理,既可获得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更可集合众多的区域知青史的学术成果,通过相互比较、参照和印证,达到全面提升中国知青运动史研究水平的目的。换言之,不深入了解区域的知青史,便无以言全局的知青史。

下面请看陆融第一封家书(1970 年 5 月 25 日)的摘录:

我和静安区的革命小将一起,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眼望金色的北京城,告别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一月革命的策源地——英雄的上海城,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奔向祖国的南大门,反帝反修的前哨阵地——云南去干一辈子革命!

再看陆融最后一封家书(1979 年 1 月 31 日)的摘录:

22 号以后,分场又陆续派了三辆解放牌半挂拖斗运送退职回去的知青到昆明。到今天为止,全分场所剩知青已为数不多,其他分场也同样。……虽然春节期间,生活稍有改善,可相处在一起的同学大都走完了,周围显得格外冷冷清清,所以自己内心也感到特别空虚、无聊。

1970年5月25日——1972年4月8日

整整八年过去了,对一个从大上海奔赴边疆云南的青年人来说,他的青春年华永远地留在了那个遥远的地方。然而,这一“去”一“回”(一“前”一“后”、一“下”一“上”),竟然在话语上、心态上和境况上,显示出如此大的差异和撕裂,这段空白如何填充呢?这段转折如何解读呢?那就请读这本全版的“知青家书”吧,有兴趣的读者或许可从中找到填充的内容,有志趣的研究者或许可从中找到解读的密码。

值得提醒的是:2008年(2008年的历史,将为后人写不尽,说不完)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之际,正连同着纪念伟大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两个“纪念”不仅在时序上、逻辑上,更在性质上、权重上,呈现出既牵连,又改张的关系。于是,对知青人来说,第一个“纪念”是从“城市去农村”;第二个“纪念”则是从“农村回城市”。千万别忘记,其间的关联,不只是知青人青春遭际的写照,还是知青人命运转折的证实。

2008年12月4日于东方文苑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序言 / 金大陆	1
1970 年 5 月 25 日——1972 年 4 月 8 日	1
1972 年 7 月 13 日——1973 年 12 月 18 日	165
1974 年 2 月 25 日——1976 年 4 月 19 日	241
1976 年 8 月 3 日——1978 年 2 月 22 日	341
1978 年 5 月 13 日——1979 年 1 月 31 日	415
附录	457
关于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瞿林仙同志死亡原因情况初步调查报告	459
瞿林仙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466
往事重提话当年 / 沈志明 田一平	471

1970 年 5 月 25 日——1972 年 4 月 8 日



前排左起：母亲训一、祖母祝汇英、父陆树谷

后排左起：弟陆骏、兄陆寅、陆融

No1 1970年5月25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奶奶、哥哥、弟弟：你们好！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①的指引下，在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坚决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美斗争的庄严声明^②的热潮中，我和静安区的革命小将一起^③，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眼望金色的北京城，告别了中国共产

① 毛泽东指示的全文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此指示于1968年12月21日晚八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向全国发布。

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发文刊载毛泽东的指示。文章的编者按写道：“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些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个值得大力提倡的风尚。”文章报道说：从（1968年）7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全县688户城镇居民中已有191户995人分别到十三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

② “最新指示”，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简称“五·二〇”声明），谴责美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支持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斗争。

③ 这一批的上海知识青年，除静安区外，还有黄浦区，共1604人，目的地是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文革”中改称“红旗总场”，本书的其他信中，也多次提到这个名称）。1968年12月、1969年12月和1971年1月、3月都有上海的知识青年到达橄榄坝。去橄榄坝农场的上海知青约有4000多人，他们分别来自上海的黄浦、静安、南汇、闵行、嘉定、崇明等区县。

党的诞生地，一月革命^①的策源地——英雄的上海城，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奔向祖国的南大门，反帝反修的前哨阵地——云南去干一辈子革命！

列车在宽阔的田野上奔驰着，在我的眼前不时地闪过的那一根根的电线杆、一块块碧绿的水稻秧田是多么的令人醒目。我们乘的 623 次快车是专车，一路上专门要让别的火车先行。21 日晚上 10 时 45 分到达杭州车站，22 日晚上 7 时半到达株洲车站，23 日上午 11 时到达桂林车站，24 日早晨 7 时到达贵阳车站，直到今天早晨 4 时才到达火车的目的地——昆明车站，一路上三天四夜。在火车上我们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在旅途上，大家都发扬了团结友爱的共产主义精神，克服各种困难，没有床铺睡，我就铺了几张报纸，睡在椅子下面。火车上的伙食比较好，顿顿有荤，排骨、鸭子、蛋、肉丝等等。在火车上，我经常到唐振新那里去，他待人很客气，认识的人也很多，许多家长都要他照顾孩子，一天到晚都很忙。

这次火车在经过云贵高原的时候，有些人数了数，大约要经过一百多个山洞，有趣极了。还经过了雄伟的钱塘江大桥。火车在高耸入云的山顶上开来开去，看下去简直看不见。这里的少数民族背上总是背个篓，许多同学去嘲笑他们，后经护送人员的劝告才改正了。

今天早晨 8 时半到达昆明后，等了一个多钟头，才乘上红旗牌大卡车，一路上还有宣传车，很热闹。我乘的是最后一辆，吃足了灰尘。用起水来很紧张，要抢，但到目的地就好了。我现在住在云南大学里，这里专门接待上海知识青年，这所大学很大。我们大约明天又要出发了，但不一定，可能还要住几天。今天早晨吃过早饭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到昆明城里去玩。店里都是上海货，还要凭证供应，市容还不错，马路很整洁，绿化要比上海好，水果根本一点也没有。

① 一月革命：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动下，1967 年 1 月 6 日，王洪文、徐景贤等以“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为首的 32 个上海群众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11 日，经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信》，支持“一月革命”，号召全国学习。不久，在“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易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自此开始，全国各地凡是由“造反派”“夺权”后建立的地方或基层行政管理机构，均称为“革命委员会”。

1970年5月25日——1972年4月8日

我带去的茶叶蛋吃去了3个,其余的过了一天都坏了,扔掉了,真可惜,可没办法,大家都不要吃。

好吧,就写到这里了,等到达西双版纳目的地后再给您们来信。再见!

请代向灿涛叔叔、阿姨问好!

向阿四头和大姨妈、大姨伯伯问好!

向楼上各位邻居大家问好!

小雷身体好吗?

小妹还常哭吗?

祝身体健康!

儿 融上

1970年5月25日下午

No2 1970年6月3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奶奶、哥哥、弟弟:你们好!

一眨眼离别您们已有两个星期了,我已于6月1日下午4时胜利到达目的地——云南省西双版纳橄榄坝,^①一路平安,请你们放心!现在我把一路经过的情况详详细细地介绍一下:

上月25日在昆明云南大学寄出一信后,晚上在云南民族学院,由云南省革命

^① 知青专列要避免让正常运行的列车,当年上海至昆明的正常运行时间是56个小时,约两天三夜。火车途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穿越不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昆明至景洪(西双版纳州首府)有700多公里,是盘山的三级公路,汽车需走四天。橄榄坝在澜沧江下游,距景洪约30公里,不通公路,要坐船前往。

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①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为我们上海知识青年演出了精彩的文娱节目,一直到晚上十点多。第二天(26日),一部分同学先走,是第一连到六连,我们不走,因汽车运输有限。我们就一起到昆明动物园玩了一趟,里面的动物很多,有虎、狮、豹、象、熊猫、猴子、孔雀等等。在昆明住了两天后,第三天(27日)上午我们乘上汽车向西双版纳进军。汽车是解放牌大卡车,没有座位,每辆卡车要乘30个人左右。路上要比火车辛苦,吃的是米饭,每天两顿。早上不吃饭就开,开了两三个钟头到达一个接待站下来吃饭,吃了饭再开,到晚上停下来吃饭,休息,睡觉。路上经过玉溪、元江、墨江、思茅等地,于30日下午到达景洪,全程七百多公里开了4天。到达景洪后,住在接待站里。景洪街上一点东西也没有,水果连根香蕉皮也买不到,排队买乳腐、饼干的人很多,棒冰没有纸包,淡而无味。在景洪住了两天后,1日下午乘船到橄榄坝。船就像上海到浦东的摆渡船,要开两个小时,于[下午]4时到达目的地,行李也同时到达。我们向新中学的7个男生和培进中学的14个男生都分配在红旗总场东方红分场第七连独立排,这次分配是按学校分的。我们行军编制中的九连和十连都是一营的(也就是东方红分场),其余还有沧江(七连和八连)、红卫、前进等分场,听老职工介绍和团部的人介绍,说东方红分场是最好的了。我们现在住的是草房,老职工讲,等今年雨季一过就要盖瓦房。不过草房有一个好处,就是夏天比瓦房要风凉些,睡的是竹床^②,房子大约有15个平方,吃的和用的是井水。这里电线倒有,就是缺乏灯泡,晚上不好开,蛮好上海带几只灯泡来。现在晚上只好点火油灯,跟家里鱼缸里

①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于1970年3月在思茅成立,由原云南的国营农场组建而成,共有4个师23个团。属昆明军区建制,由云南省军区和省革委会领导。西双版纳的是一师。橄榄坝农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下设有8个营,近百个连队。1974年10月,建设兵团建制撤销,恢复国营农场体制。

橄榄坝农场在“文革”中改称“红旗”总场,原下设的几个老分场都以“东方红”、“红卫”、“沧江”、“前进”等命名。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东方红”分场是四团一营,“红卫”分场是四团二营,“沧江”分场是四团三营,“前进”分场是四团四营。恢复国营农场体制后,又以一、二、三、四……分场称之。

当年新老名称常常混用。陆融的信中也同样,如他信中的“东方红”分场××营××分场都是指一个单位。

② 竹床:西双版纳盛产竹子,知青们住的草房也多用竹子作支架盖的。所谓竹床,就是用粗毛竹插在泥地里做床脚,铺上竹篱笆搭成的床。搭得高一些就作桌子了。

的墨水瓶一样大。这几天我和同学都在收拾草房和整理行李。还有一件事真倒霉，我们同学校的六个同学带来的热水瓶都没有坏，独有我的热水瓶坏了，碎得九分十裂，糖块也都沾上了坏的热水瓶碎片，不能吃了，只好倒掉，算倒霉！那只好麻烦你们了，如果史剑冬还没有来的话，就请他带只热水瓶来，麻烦他了，打在行李中好了，最好带几只灯泡来。史剑秋因有事，没有来。

我们现在还没有劳动，过几天就要开始劳动了，先要锄草翻地，种玉米大豆。橡胶树我们也已看过了，割胶的时候很有趣，先要挖一道口子，橡胶就像牛奶一样雪白，慢慢地一滴滴地滴下来，滴在饭碗里，到太阳出来了就停止了，到明天再割，一个人要割一百多棵树，任务很艰巨。

工资的问题还没有讲，我们又不能随便去问，反正少不了，等发了工资我马上就寄来，这里1分钱也用不掉。伙食费是每人每个月7元钱，每人每月40斤大米，每斤大米价钱是1角5分，40斤是6元钱，还有1元算是菜金。平时吃的菜都是连队里自己种的，有茄子、青菜、卷心菜、萝卜等等，猪是每个月杀一次。

这里的水果我们已经认识了不少，有芭蕉、香蕉、芒果、木瓜、菠萝、石榴、椰子等等。昨天我们独立排每人发了10只芭蕉，味道很香很甜，比上海的香蕉好吃。本来这里的水果很便宜，老职工讲，5分钱好买十多只香蕉。现在贵了，原因是上海人去多了，现在1分钱买1只也买不到。这里的少数民族大多是傣族人，如果你会讲傣族话，他就会卖给你许多水果，而且价钱也很便宜。

这里的天气很怪，^①早晨起来要穿长衬衫和罩衫，等到中午连赤膊也不冷，到傍晚又要穿了，晚上很风凉，要盖棉被子。现在是雨季，大约要到10月份，不过并不是每天下雨，而是有时下，有时不下，下雨总是在下午三四点钟，下了半个小时就不下了，一会儿雨过天晴，太阳出来了。日用品东西这里一点也买不到，有时候每人发一支牙膏或一块肥皂，吃的东西更不要谈了，一点也没有。我带来的木橱里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坏，在这里要再次感谢灿涛叔叔了。爸爸的血压还高吗？要

^① 西双版纳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在20℃左右，最低温度一般不低于0℃，早晚温差较大。一年中分为雨季和旱季。雨季通常在每年的5至9月，雨水不断，很少有大晴天。旱季则滴雨不下，可雾气弥漫。陆融到时，正值雨季来临。